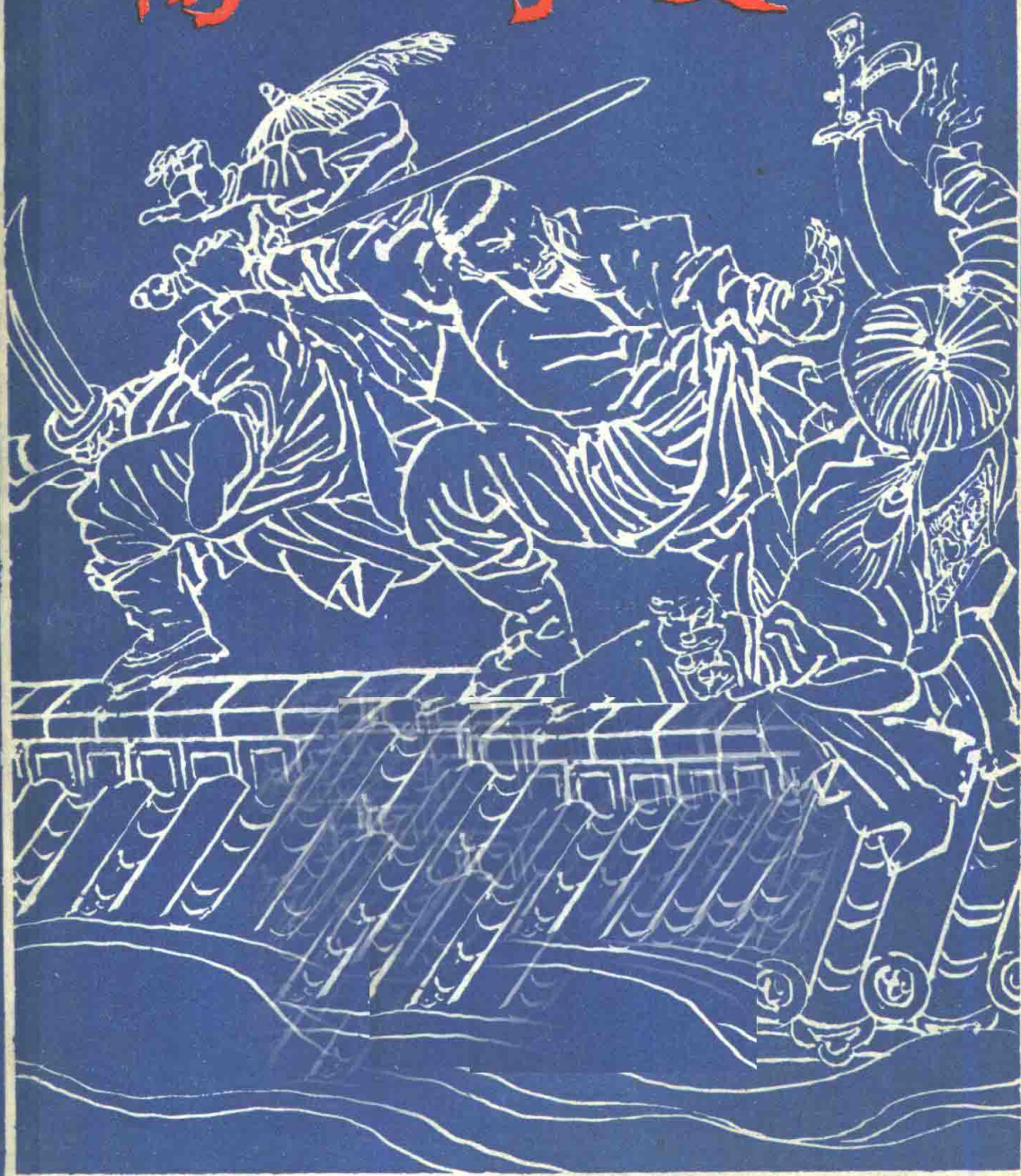


海上漱石生

嵩山拳叟



嵩山拳叟

海上漱石生 著
魏 明 校订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5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炎 培

封面题签：周慧珏

插图、封面设计：刘 棣

嵩 山 拳 叟

Songshan Quansou

海上漱石生 著

魏 明 校订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5 6/16·字数85,000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7,600

统一书号：10093·678

定价：1.10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根据时还书局 1928 年 3 月出版的海上漱石生著的《嵩山拳叟》，重新标点校订而排印出版的。

作为一部武侠小说，本书有一定的特色，它较少怪异情节的描写而侧重叙述主人公的一生遭遇，从不同的侧面触及到当时的社会现实。写拳叟事迹亦如作者原序所言“纵历尽艰险，卒之皆克奏厥功，乃得力于武者半，得力于侦探者亦半。类皆谋定而动，与冒昧图成者有异。”在叙事体例上，采用对话形式，各章均用一句唐诗为题，凡此皆为其独到之处。

校订时，除改正原书字句的谬误外，对个别冷僻的文言词语也作了适当的改动。

序

武侠小说汗牛充栋，至近代而益甚。而观其大旨，不外乎陈陈相因，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要纲，以偷头换马及插刀留柬为绝技，甚或形容过火，倖侠客于牛鬼蛇神，凡常人所力不能为之事，彼皆能优为之。只图信笔写来，不顾于理于情两难适洽，以此厚诬武侠几不足齿于人矣。至于行文布局，则又往往不脱前人窠臼，绝鲜别创一格，令人眼界一新者。丁卯之秋，《新闻报·快活林》需小说稿，余适蛰居获暇，为之作《嵩山拳叟》一书，以资补白，凡三十六章，得七万余字。述拳叟一身事略，绝不旁及他人，而其生平自幼至老，凡义侠之卓卓可传者，胥笔之于书。其间如剪除势恶，搜剿剧盗各节，纵历尽艰险，卒之皆克奏厥功。乃得力于武术者半，得力于侦探者亦半。类皆谋定而动，与冒昧图成者有异。而因受父遗命，一心规复故国，竟以一人之身，行刺万乘之尊，其胆气之豪，殊为得未曾有。然鼂胆大心细，故得履险如夷，获保首领以返。可知大侠作事，断不全恃武力，仍惟见机而作，而后能进退裕如。世传武侠之功罔不成于刀剑拳棒，谬也。若夫流窜穹荒，安分守法，羁栖绝域，顺时听天，其胸次悠然，尤非寻常武夫所可同日而语。至于射虎斩蛇，为世除害，毕生除鬻拳行猎藉以自贍其身之外，不以富贵易操。

以此言侠，斯为真侠，世有若人，乌可不传？余爰撮其大要，于成书后复叙其梗概若此。惟全书皆作拳叟口吻，为自述语，其体裁异乎说部亦非笔记，故每章引唐人诗一句，藉作标题，使明大意。虽不敢谓自成一家，第前人实未尝有此，则不妨于小说界开一新章法云尔。

中华民国十七年一月上浣海上漱石生自序于退醒庐。

目 录

第 一 章	问之不肯道姓名·····	1
第 二 章	少年十五二十时·····	4
第 三 章	一舞剑器动四方·····	10
第 四 章	洞房昨夜停红烛·····	15
第 五 章	石矶西畔问渔船·····	18
第 六 章	不见玉容空死处·····	23
第 七 章	炙手可热势绝伦·····	27
第 八 章	血污游魂归不得·····	30
第 九 章	十生九死到官所·····	35
第 十 章	云横秦岭家何在·····	39
第 十 一 章	射杀山中白额虎·····	42
第 十 二 章	铁骑突出刀枪鸣·····	48
第 十 三 章	不肯低头在草莽·····	53
第 十 四 章	山川萧条极边土·····	57
第 十 五 章	物换星移几度秋·····	60
第 十 六 章	毡包席裹可立致·····	64
第 十 七 章	雪上空留马行处·····	69
第 十 八 章	行尽青山忽值人·····	73
第 十 九 章	贼斫不死神扶持·····	76
第 二 十 章	西山寇盗莫相侵·····	82

第二十一章	长河浪头连天黑	87
第二十二章	野渡无人舟自横	91
第二十三章	秋草独寻人去后	97
第二十四章	被驱不异犬与鸡	100
第二十五章	朔方健儿好身手	104
第二十六章	地崩山摧壮士死	109
第二十七章	直挂云帆济沧海	113
第二十八章	富贵于我如浮云	117
第二十九章	誓扫匈奴不顾身	121
第三十章	奉帚平明金殿开	127
第三十一章	拔剑四顾心茫然	131
第三十二章	老夫不知其所往	138
第三十三章	寒声一夜传刁斗	144
第三十四章	身上无有完肌肤	150
第三十五章	野行万里无城郭	154
第三十六章	少小离家老大回	159

第一章 问之不肯道姓名

嵩山有拳叟，不详其姓氏。年已七十矣，鬓发尽秃，而银髯飘拂，奕奕有神。身长玉立，无伛偻状。面如冻梨，肤作淡黄色，双目炯炯，能视远惟明，耳亦甚聪。与人言应对周详，措词雅驯，绝不类山野武夫。力能举三四百斤物，环行三匝，气不促，汗不溢，臂不稍颤，步不稍紊。精拳勇，兼长技击，于刀剑尤有心得。山居授徒，以糊其口。孑然一身，无妻孥累，衣食居室，皆受门徒供给。然诸门徒虽师事叟，亦不知其何姓何名，仅相率尊之曰师。盖叟自幼离乡，垂暮始返，人叩以姓，自云已忘，人叩以名，则谓更难记忆，以是咸无从得悉也。

一日，有山民高仰之者异其人，丐其徒许传薪之介绍，登门谒叟。并知叟豪于饮，一罄数十觥不醉，且当酒酣耳热，好与人纵谈古今事，滔滔不绝。因于晤面后，以翌日拟请挈榼游山。谓家有佳酿，藏之久矣，以不得善饮之酒友，故尚未启瓮。今知翁素具刘伯伦癖，与仆有同嗜，届时当携手登山，共图一醉，~~借赏岭头红叶。今高足~~许氏子，亦酒兵中矫矫者，自当与~~之~~偕行，~~不识翁作我乎？~~拳叟掀髯曰：“有好酒不饮，辜负天禄，岂不使杜康笑人。老拙之与足下，虽素未有杯酒交，然朋辈往还，必先有一人作东道主，明日足下饮老拙，他日老拙亦可饮足下。我侪襟怀慷慨，不应作拘谦语，

翌晨老拙当提早授艺，使诸徒共毕厥课，俾与足下登峰造极，共赏秋光，且各须一饮三百杯也。”仰之唯唯曰：“诚如翁言，不以初交见外，欣幸奚似！仆决于翌晨再当造访。”遂长揖而别。

次日仰之如约往，二奚僮担酒榼相随。时叟尚授拳于庭，其徒数十人，咸屏息受教，目不旁瞬，耳不旁听。叟曰抃手，则左右抃手；叟曰分脚，则左右分脚，叟曰接膝拗步，则接膝拗步。所习为太极拳，脚步坚定，手法精详。既而皆示各人习剑，则讲解剌刺二法，反复研求，曲尽其奥，务使人人领神会。有未能明瞭者，叟亲自执剑，回旋作势以晓之。仰之深佩其不惮烦劳，足使后学获益非浅。移时授课已毕，叟乃与仰之握手道歉，谓未能早刻完事，致劳久待，殊抱不安。今诸生皆当休暇，余等可以行矣。即偕传薪入室，更易衣履，与仰之及奚僮等就道。

嵩山为五岳之一，有太室少室二山。太室周一百三十里，高二十里，诗言“嵩高维岳，竣极于天。”其山势之崔嵬，可不言而喻。故年已七旬之老翁，纵矍铄迈常，亦必当扶杖以登，甚或至半山后，将望而却步，非乘山舆不可。乃叟则身轻如叶，健步若飞，且愈行愈觉矫捷，兴会亦愈形标举。仰之年未六十，竟难亦步亦趋，屡乞叟徐徐而行，叟笑诺之。而二奚僮以携有酒榼举足更不能奋迅。叟殊悯其年幼，令传薪代携榼，已则抱酒瓮而行。仰之期期以为不可，叟曰：“奚僮与吾侪，均是人也，岂得以游山故，令童子劳瘁，心何以安？况老拙与传薪，皆强有力者，代携庸何伤？二奚僮则待登山后，使之林间举火，烧红叶以暖酒，归时则担取器皿以返，未尝无所事也。”

行行重行行，已躋絕頂矣。峰間有亭曰“聳翠”，作六角形。亭柱皆以石为之，有栏杆而无窗牖，亭頂覆以茅草，藉蔽風雨。繞亭多楓樹，經霜之葉，紅於二月之花。而近峰亦有雜樹，其葉皆作黃色，更有後凋之松柏，經秋仍蒼翠欲滴。漫山之藤蔓結子深黑若墨，風里有芦花飛來，則又一白如雪，於是，此種種之色彩，蔚成一片大好之秋光。仰之與拳叟等四顧而樂之。亭中有石桌，適足以安置肴饌。桌之左右有石凳二，一若預為游人酌酒而設者。叟乃與傳薪坐左凳，仰之坐於右。二奚僮則使拾取地上之枯枝葉，于亭隅击石取火，以銅瑯暖酒。肴中有不能冷食者，亦設法令熱之。部署既畢，酒肴肅列，乃據桌大嚼。叟先立盡三巨觥，仰之亦如之，傳薪較量窄，罄一觥有半，仰之亦勿令強飲，俾各適所適，而共期盡興。

叟既盡三巨觥，頗稱酒味之醇，謂宜淺斟緩酌，以細領其至味，勿作長鯨吸川之狂飲，致如囫圇吞棗，不辨此棗之甘酸。仰之聆言曰：“諾”。遂令奚僮遲遲進酒，并吸山泉瀹茗，備酒後潤渴，藉佐清談，惟以欲詢叟之姓名及身世故。與之尚論古今，漸問及叟之氏族，謂天下無无姓之人，虽老君不自知其姓，然以生李樹下，指姓曰李。迄今皆知為李老君，播為美談。至于名，則人人皆有之，即啞者不能自言，第于其始生之初，父母必命之以名，故他人皆得而呼之曰某。今翁年古稀，具當世絕藝，詎竟无名，且复无姓，致人惟以拳叟呼翁？翁果何为讳莫如深？一若慮人之或知者。今日空山无人，其能以此旨语我乎？即席当为翁浮一大白。”

叟微笑曰：“有是哉！子之問也。夫人孰无姓？人亦孰无

名？第有姓名而不以告人，则其人必有不欲以姓名表著于世者。足下读古人书，亦思鲁论中有荷蕢、接舆、长沮、桀溺、荷篠丈人辈，岂真姓名乎？古人有不以真姓名传者，今人何独不然？老拙之以拳叟名，亦犹是也。惟荷蕢辈皆高士，老拙何敢上希隐伦，是则老拙之不欲以姓名传，此中有难言之隐，盖不足为外人道耳。足下其奚必问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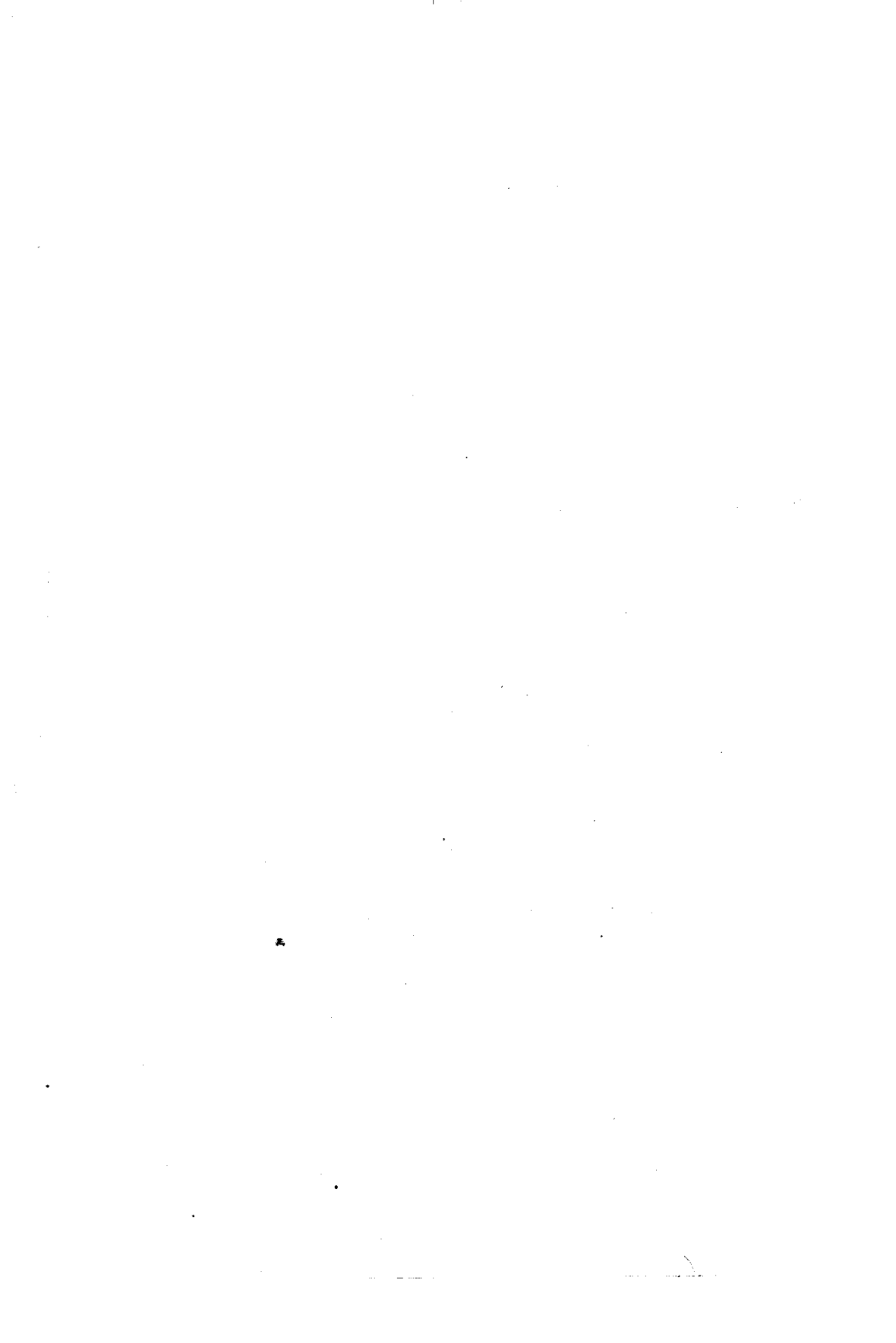
仰之深思有顷曰：“翁之不欲以姓名示人，谨闻命矣。然所谓有难言之隐者，其义安在？岂尝少年失意，乃至垂老埋名乎？且翁少年时奚为不取妻生子，今白首甘作老嫗？此中亦必自有故，其详可得而闻欤？”叟飞一觥，饮仰之曰：“顷言勿问老拙姓名，何复问及老拙身世？足下宜尽此一觥。虽然，老拙之姓名不欲言，老拙之身世，有不妨为知己告者。纵姓名与身世有连类之关系，今只言身世，仍不言姓名也可。至少年之未有室家者，以旷观世人造恶，太半为室家而起。有室家须担负衣食，以赡养家人，图积蓄财产，以传遗后嗣。于是营营扰扰，终其身堕入贪嗔痴爱之中。远不若独身之人，凡念可不能扰我。佛氏之愿世人出家，度即此理。老拙虽非佛门弟子，然在家僧则窃谓优为之。以是终身不娶，无他故也。”仰之举觥一吸而尽曰：“罚酒谨如命，翁之姓名不复问，亦谨如命，蒙翁既以不娶之旨示仆，请再详言翁之身世。”

第二章 少年十五二十时

叟见仰之觥中已干，不留余沥，满斟一觥陪饮。且复敬仰之一觥曰：“老拙饮酒最恶有人作假，以酒时最足见真性



004907



情；其人饮酒作假，事事即不能信其无伪也。今观足下饮品之豪，足征胸怀必甚爽直，不图今日得一知己。是则欲知老拙身世，何妨一吐数十年曲秘之衷。老拙人呼嵩山拳叟，抑知先世非嵩山人，老拙实系寄籍耳。”仰之曰：“华族非出嵩山，徙此已几世矣？”叟曰：“未及二世。老拙今七旬，徙此适七十年。老拙之先人，在朱明时代，固尝秉彜节，握虎符者。不幸满清入关，竟覆明社。乃挈眷隐居三秦，彼时老拙盖尚在襁褓中耳。”

仰之肃然起敬曰：“令先人为有明柱石，以不事二主，弃职隐居，亮节高风，令人实堪钦佩。然既避地秦中，曷为又来汴地乎？”叟歔歔曰：“先人虽弃官，但不忘故主，在秦半载余，暗集旧部万余人，图恢复明室。不意事机不密，为仇方所侦，檄大军掩剿，转战数十里，械尽饷绝，致一败涂地，始悲呼天亡我者三，令残军皆解甲归农，己则星夜偕眷属入汴。自此隐于嵩山之阴，易姓埋名，至老不复以邦族告人，避仇方闻而搜捕，易箠时并垂戒后人。他日儿孙有克承先志，能复明社者，始复我姓，不则慎勿于人前道及只字。此老拙讳名讳姓之所由来也。”

仰之点首太息曰：“翁与令先人抱若是隐憾，诚大可悲矣！敢问翁有无昆季？令先人溘逝之日，翁年几何？当时是否随侍在山，尚未远适，故得亲闻遗训耶？”叟曰：“在山，时年十五。溯“老拙”自呱呱入山后，至束发读书，昕夕受先君训迪，毕四子及《春秋》、《史记》诸书，未尝离膝前跬步。有兄一人，长老拙十岁。则父令商隐燕都，密探朝事。先君弃养之时，兄已受室生子，故老拙得至今不娶，不虞斩绝宗支。先

慈则于老拙十一岁时见背，已安窀穸。因是先君下世之后，兄至山中奔丧，即将先君合葬。而老拙遂志在四方，以家业属之于兄，只身赴武当，练习拳勇。并默思于艺成以后，密访当世英豪，以期继父遗志。是为老拙离山之始。”

仰之曰：“壮哉我翁！具此大志，其时尚仅十五龄欤？”叟长吁曰：“惶愧惶愧！少年徒有此志，而今头白归来，可叹未成一事，非特难于自慰，且难慰地下先人。言之实深于悒，足败我人酒兴，不如缄口为佳。但老拙自十五岁惘惘出门，至前年六十有八甫归。其间经过事实，颇有足供谈助，并可佐君下酒者。你我可各再罄一觥，传薪亦尽此未尽之半觥，俾毕我说。”

仰之与传薪俱举觥立罄，叟亦一饮而尽。奚僮见之，添酒以进，并依次满斟一觥。叟觉微热，解衣磅礴而言曰：“老拙十五岁离嵩山，闻武当拳术，为内家拳，传自张三丰，能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异于少林之外家只图以气力搏人。惟初出门不谙途径，并不悉世故人情。因是跋涉之余，颇历尽种种艰苦。幸自幼读书有得，服膺‘言、忠、信、行、笃、敬’六字，虽蛮貊可行。爰随在以忠信笃敬为主，果得觅道以达武当，遂童年得免光嗟歧路。既抵武当之后，止宿一真武庙中。身畔所挟川资，途中已将告罄。而一念及欲从师习艺，不知师在何处，且须修贄几何，心中忐忑不宁，反憾此行之太觉孟浪。”

仰之曰：“以十五龄之童子，竟能孤身远适异地，诚大不易。既至而川资告匱，客途筹措为难，其将何以处此？”叟曰：“天下事有不可逆料者，老拙在真武庙踌躇满腹，不图我师即

在庙中，乃一中年道人，现为此庙住持。暇则于静室授徒，及门只有三人，入庙时故未察及。一日老拙至殿畔散步，偶经静室，获睹其适在授拳，不禁欣然过望。乃鹄立门外视之，俟其既毕之后，入门叩见，并伏地不起。”仰之笑曰：“一见令师，伏地不起，求师如是迫切，堪云快事快人。但令师与翁，当时想必尚未相稔，忽睹有人伏地，其将若何应付？且令师既具有绝艺，从游者何只有三人，并非桃李盈门耶？”

叟曰：“我师见余伏地，即扶之起，谓童子何事，曷速相告，长跪奚为？余即直陈志在学艺，不远千里，来此求师，天遣今日与师相遇，务乞收列门墙，感恩罔极。我师摇首曰：‘习拳非童子事，心浮气躁者不能习，心高气傲者不可习，心怯气馁者又不足习。尔一童子，何知此中甘苦，贸然欲以求艺为请，可谓不知自量。曷观此静室之内，习艺者何以只有三人，盖因道人虽具薄技，誓不妄传之故。今尔虽不远千里而来有心欲图学艺，然恐决非童年所能精造，尔其勿作此想也。’”

仰之曰：“令师之言，以翁时尚年幼，恐难精心向学，坚拒不为无因，翁若何使之首肯，乃得尽传其技欤？”叟微哂曰：“老拙闻言，利用年幼，又长跪恳求，并作呜呜泣，言若不蒙收录，则川资已尽，欲归不得，必将流落异乡。更言父母已故，家业凋零，徒读儒书，难谋温饱，故愿弃文习武。他日苟成就，堪免冻馁之忧，且设遇当世不平之事，可以代雪冤抑，不啻恩同再造。我师始惻然心动，姑允暂为留养。供每日入山樵采之役，藉覩勤惰，而资历练足力。由是渐授诸艺。自十五岁迄二十岁，共凡五年。此五年中之艰苦，夫固非群寻常从师习艺者所可同日而语也。”